

韩 寒 冷处偏佳：反教育体制与亚文化影响力
郭敬明 春在桃花：青春文学写作与图书市场化
颜 歌 别样清幽：小镇女王与常态少女们
笛 安 月在花飞处：伦理丛林中的精灵少女

郭
艳
／
著

像鸟儿一样轻， 而不是羽毛

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



NLIC2970869321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像鸟儿一样轻， 而不是羽毛

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

郭艳◎著



NLIC2970869321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鸟儿一样轻, 而不是羽毛: 80 后青年写作与代际
考察/郭艳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39 - 5489 - 4

I. ①像…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636 号

像鸟儿一样轻, 而不是羽毛

80 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

著 者 郭 艳

责任编辑 斯 日 程晓红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489 - 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言

本书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80后个人化行为方式与自我意识在青年写作文本中的映射与呈现。一批80后青年作者和众多文本集中表达了青春期的叛逆、孤独与个性自我，集中放大了青春叙事与前辈青春经验表达的异质性。于是青春之维逐渐和时代政治、文化主流甚至于社会群体影像产生了疏离，从而更进一步还原到个体、生命与内心镜像的维度。这种远离带着新文化语境中的质变因子，给当下的文学叙事带来有别于群体性青春叙事的个人化色彩，青春叙事实现从群体镜像塑形向个体精神困境表白的转变。

在社会转型期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整个国家社会的巨大变迁，这批青年写作者的创作显现出了和以往历代青春写作不同的特质。与此同时，80后青春文学因为其同质的题材、语言甚至叙事模式，在标新立异一段时间之后，产生了大量跟风与仿制的作品，这些机械复制的仿制作品文学性品质良莠不齐，文本形式与内容也大多单一贫乏，青春文学逐渐丧失其先锋性，进入类型化写作领域，至此80后青春文学无可避免地成为类型化写作的一种范式。经历十多年的发展，80后青春文学作为

一种“被命名”的文学现象已经终结。同时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代亚文化语境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凸现了当下青年写作的亚文化特质和一定的独特性。

自80后青春文学终结之后，当下的中国青年写作开始呈现出更加贴近个人性和差异性表达的阶段。包括70后一代更为庞大的青年写作以个体差异性去叙述自我与他者的存在，个体精神状态与整体性经验的暗合与悖离，现代物质主义构建的城市新伦理秩序以及这种新伦理对世道人心的浸透。青年作家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了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城市转型过程中，塑造现代性人格所经历的人心的颓败、荒凉以及挣扎。他们的写作穿透当下世俗生存境遇中的个人，在纷繁芜杂的话语中发现属于个体化的精神内核与特质。与此同时，在现代“自我”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当下的中国青年写作通过扣问本心的自我追问和倾诉，表达出一个时代青年的现代性“成长”，并以此期待中国式成长小说对于现代个体心性与人格建立的本真探讨与建构。

前言 / 1

第一章 乡愁与焦虑的命名 /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从窗帘背后延伸的眼神 / 3

一生一代：生存之境与文学之象 / 5

风定且闻香：中国青年写作与现代自我抒情 / 8

微雨花间画闲：现代日常性经验与青年写作的突围 / 12

山一程，水一程：80后青年写作与文化断裂时代的表达 / 18

寄语酿花风日好：构筑对生活的善意理解 / 26

第二章 亚文化视域与80后青年写作 / 35

谢却茶靡不见月：80后青年写作的亚文化特质 / 37

我是人间惆怅客：80后“自我”经验叙事与一代人的身份焦虑 / 41

一春幽梦逐游丝：类型化写作与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终结 / 48

第三章 自明身份的写作与多元亚文化追求 / 51

韩寒 冷处偏佳：反教育体制与亚文化影响力 / 53

郭敬明 春在桃花：青春文学写作与图书市场化 / 57

颜歌 别样清幽：小镇女王与常态少女们 / 60

笛安 月在花飞处：伦理丛林中的精灵少女 / 68

张悦然 蔷薇影暗：物质浸淫下面色苍白的公主们 / 72

蒋 峰 有发未全僧：青春之殇与文本实践 / 86

水 格 春浅红怨：隔着爱欲的栅栏歌唱 / 98

赵剑云 和暖和香：少女心性与文本写作 / 101

第四章 作为文学史考察对象的80后青年写作 / 109

80后青年写作概述 / 111

80后青年写作的发生与阅读群体 / 122

近年80后青年写作的演变 / 136

80后青年写作与现代性审美经验表达 / 146

80后青年写作的文学意义与特征 / 166

参考文献 / 173

部分80后青春文学作品目录 / 181

后记 / 188



第一章

乡愁与焦虑的命名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从窗帘背后延伸的眼神

少女时代曾经无比同情在窗帘后面瑟瑟发抖的简·爱，也曾无数次在心中默诵那段著名的独白，简·奥斯丁向我展示了傲慢绅士的修养和偏见淑女的优雅，郝思嘉跪在土地上流泪的那一刻，无疑是展示一种成人礼的仪式，福尔摩斯英式的严谨和精密的逻辑，炫技般展示了具象的科学理性，约翰·克里斯朵夫强大的精神性投射到年轻的心灵，并产生了持久的共鸣……这些具备温暖与力量的文字，无比柔软又尖锐地嵌入我的灵魂。一系列经典之作给予了我看世界的勇气和力量，抚摸我心智的同时，播下温暖、光亮、理性和智识的种子。于是，我才有勇气去拉开蒙着双眼的手，一路观看现代、后现代对于世界灰暗色调的涂抹，对于精神完整性的解构。躲在窗帘后面看世界是典型的女性视角，胆怯而好奇地打量着一个和自己异质的世界。文学批评和写作对于我来说，无疑就是这种打量的延伸和继续。

女性视角是我进入当下文学现场的某种方式。女性的肉身与灵魂在被发现的同时也被这个物欲的时代所玩味和展览，于是开始寻找女性自我表达的意义。在这种寻找中逐步进入文学现场，并不断走出女性视角本身，贴近对于文学性自身的认知和理解。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文学不再是苦读十几年的各类理论术语，学院规范不再以城堡般

的威严逼压着我。文学性是每每想到大漠长河、孤烟落日和明月夜短松冈时的哽咽，开始谅解等待戈多的我们，知道我们即便被现代生存幻形成一个灰暗的甲壳虫，依然有着小桥流水和池塘春草的遥想。在现代城堡中，我们炼狱般体验被审判被异化的生活，却比任何时代都更明确人类因智慧而无限延展的生命与宇宙。人类生命基因层层揭秘，我们却无法参透人类文明最终的法则，于是我们依然笃定地相信天人合一，在一沙一世界中，从容而淡定。穿越了殖民和后殖民文化的尘垢，期待再次走入唐诗宋词意蕴中的我们，依然会在兰亭边曲径流觞，用一种古老而弥新的方块文字镌刻时代与人心。

多媒体时代，人类的苦难和人类的饕餮贪婪比任何时代都更残酷地直击我们的眼球，文学如何面对现实成为了一个被不断质疑的问题。“同情之理解”是面对当下与历史的一种姿态，一如钱穆所言：对于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的希望。也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文学经典之所存在是证实了我们的文化焦虑，并给这些焦虑以形式和连贯性。对于时代精神谱系的分析与建构，依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题中之义。无论何种思潮与流派的文学批评，在面对不同的现代国家、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时候，势必有着大相径庭的阐释与解读。同质化生存、平面化思想和网络化狂欢的当下，文学一如既往地提供和现代生存异质的文学乡愁，并以此来抵抗人类命运中无可避免的死亡、杀戮与毁灭。文学批评无疑是用理性去梳理文本世界丝丝缕缕的乡愁与焦虑，并赋予这种柔弱涣散的乡愁以某种命名，在命名的过程中彰显文学乡愁的诗意与灵性，并在终极的意义上赋予文学真正的超越与永恒。



一生一代：

生存之境与文学之象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历来关乎高论宏旨，《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曹丕《典论·论文》言“文章经国之大业”，陈子昂的感遇系列，杜甫感时伤事的三吏三别，白居易明白如话的讽喻，唐宋八大家“惟陈言之务去、言之有物”的古文篇章……直至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于小说之“熏、浸、刺、提”的论述，这些人和文在论及文章微言大义的时候，彰显了中国传统诗论“文以载道”的现实教化功能。中国现当代文学自开端到当下经历了种种因袭与流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京派和海派文学在同一个时代对于中国现状进行了异质性观照，鲁、郭、茅、巴、老、曹对于现实中国的文学叙事与精神建构已经被经典化，同时一批沈从文和张爱玲们被重新发现，又无疑暗示着在新文化情境中这一经典化本身受到的质疑与挑战。随着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现实情境，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体现出了不同年代写作者对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革命叙事，“文革”十年的样板戏，到反思、伤痕、改革、寻根、先锋和新写实主义写作……文学风景一路杂花生树，排闥而来。直到新世纪前后，文学和商业市场又产生了无法理清的纠葛。

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历来还有着—个强大的西方参照系，西方强大的叙事传统作为一种异质的影响焦虑一直存在。从现实

主义创作来说，巴尔扎克一脉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一路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便是两座可以仰止的高峰。与此相辉映，西方叙事传统层层递进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技术也无疑时时在提醒着文学常写常新的命题。西方现实主义写作如庞然大物却依然蓬勃鲜活，同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又令西方文学峰回路转，在传统现实主义所止步处摇曳生姿，别开生面又直至本心地反观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焦虑。

我们当下面对的是亘古未有的一种现实，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多媒体语境中的现实呈现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特征。物质的丰富与道德的沦丧并行不悖，科技的昌明无法掩饰文化上的粗鄙浅陋，极度的贫穷与令人瞠目的饕餮欲望一起刺激着眼球。我们每天被媒体的大小新闻报道和各类真假消息所淹没，世界在村落化的过程中，以信息爆炸的方式让我们似乎零距离地接近现实，同时又让我们更加虚假地进入一种媒体所建立的现实世界，从而以忽视身边真正的现实观照为代价，投身于多媒体时代对于图文大餐的饕餮之中。

对于文学来说，现实观照和文学表达是道与技的互相映证，现实观照的视角、维度和深度无疑会影响文学呈现一个时代精神气质的内涵与外延，同时文学表达的技术性与创新性又直接决定了一代人对于时代精神内核的理解与体悟。面对包罗万象面目浑浊复杂的现实生存，文学表达该如何穿透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现代日常经验的繁复芜杂，并直抵现实生存的精神困境？如何呈现中国人面对这种精神境遇的所作所为？

从当下的写作现状来看，各类生存现状和生活现实都成为了文学

表现的对象，作家们试图在所有现实的领域铺排自己的文学叙述。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依然在宏大叙事的作品中被作者进一步再现和弘扬，但是又会在适度的范围内调整对于历史的想象，而这种适度修正的历史想象恰恰呼应了当下中国人去崇高化去正史化的倾向。比如今年对于雷锋其人时尚革命青年的重新定位，无疑正是这种思潮的例证。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报告文学作品无疑都自觉地前行在这类文学叙述情境中。其次，面对真实生活，具象地呈现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农民工、发廊女、留守儿童和老人、二奶、小秘、公务员、流浪汉、城市白领……无一例外地被巨大的生存压得喘不过气来，又无法摆脱琐碎的痛苦与细小的快乐。人道主义的温情、志愿者的道义关怀与灵魂的麻木、道德底线的坍塌一起并存。在物质主义的功利人生境遇中，各类欲望表达体现了当下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再次，体现作家主体性精神的精英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当下中国文学自身的精神高度和写作技术水准。无论是各类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肯定还是坊间流传的小众评价，这一批作家作品在可能的范围内，延续着当代中国文学精神谱系的建构。这一文学叙事在多个层面内省自身的历史文化精神，并试图以个体的精神穿透性重建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与此同时，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所谓以史为鉴。历史在宫廷戏中或权术或戏仿或穿越，同样在谍战小说中，历史简化为对于悬案的破解。作为类型文学创作无疑满足了大众娱乐消费的目的，但是作为严肃文学写作来说，面对中国民族国家艰难曲折的现代进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和现代人格并非是在对于历史的戏拟和想象中建构的。最后，面对内心真实的写作是现代社会向内转之后的一种常态的写作，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下的文学表现出

了某种严重的失语。在大量的小说文本中，对于平面故事的叙述往往淹没了对于生存本质的深入思考，生活流的描写替代了反思与内省当下生存境遇的叙事。在浮躁心态下，写作贴近了生活具象的重现，而远离了内心真实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写作主体以及文学表达的精神荒漠化状态。

总而言之，真正的现实观照无疑是以面对自己的心灵、追溯自身的传统和直面现实生存境遇为题旨的。现实观照是一种正心诚意的态度，在凝练心智的过程中，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在传承传统文化经典的过程中，完成对于现代生存境遇的现代性体悟与审美性的理解观照。文学如何通过自身的表述真正建立起时代精神谱系，并在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进入文学史叙事，文学表达的最终目的是成为杰作并让后世传承之。

风定且闻香：

中国青年写作与现代自我抒情

传统中国历来对于少年的含义有着微妙的注释，既有对于少年建功立业的推崇，也有着“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嘲弄。但是少年英才往往是诗文大国的小点缀，仅仅是个别现象。传统文学中青年才俊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是指年龄上的年少，而其内容、语言甚至于风格依然从属于主流文学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几千年超稳定的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模式，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青年生存的打量与拷问多数湮没在群体性的世情摹写中，个人化的成长经历和个性化的内心模式多消泯于学而优则仕的皓首穷经，以及致仕之后所谓治国平天下对于个体精神的遗忘与遏制，从而无法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去探讨青春境遇中的精神性问题。

真正的青年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语言文字的大众化过程而带来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皇权思想及其文化道统在制度层面迅速崩溃，国家意识与公民身份、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确立，才给青年写作提供了真正的精神空间。中国进入现当代社会语境之后，青春阶段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历以“文学”的名义浮出群体无意识的层面，开始建构起属于现代自我意识的抒情叙事。在这一框架体系中，现当代历来不缺乏青年写作的激情和传承。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对于少年群体与中国未来关系的鼓吹开始，巴金对于青春个体与传统家族之间关系的激情叙述，左翼革命话语和个人青春情欲的激烈表达，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灵肉挣扎的痛苦，茅盾早期对于时代苦闷与时代新人的摹写，甚至于新感觉派对于新物质新情感的极度刻画，而沈从文对于乡土的少年记忆则以传统伦理风俗的面目进入文学史叙述。进入20世纪50年代，《青春之歌》和《青春万岁》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流叙事加以补充，在主流声部之中悄悄倾诉着个人化情欲对于时代和命运的解读，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对于青春生命的伤痕记忆与民族政治文化反思的纠结……这些从青春生命认知出发的文学，其出发点在于个体生命内核和精神体验，而以和主流文化异质的面目出现，这些都呈现出了个体面对时代与历史时的抒情独白。在这样一个叙事谱系中，自我往往成为青春进入人生、

世情甚至于历史的入口。

这个叙事谱系延续到当下，则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代际分野，当下的青年写作无论在哪一类写作群体中都突显出了强劲活力，其表现在令人惊异的创作量和冗杂难辨的写作姿态。至2008年前后，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以时间命名的文学现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史叙事，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被命名”的文学现象已经终结，因为至此80后写作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很多80后作者转型为新型文学刊物主编，在资本市场与时尚文化的影响下，各自有着明确的社会文化定位；活跃在各种类型文学期刊上的80后作者，其写作姿态和文学性追求也与之前的80后作者迥然有别。更多的类型化写作聚集在新型青年刊物《最小说》、《鲤》等周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之前“青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局面，他们在资本、市场、时尚甚至于偶像文化的支配下，形成新的青年亚文化影响；坚持文学性写作的80后青年作者已经远离了作为类型化写作的“青春文学”，在多个维度进行文学性探讨；同时，一大批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作者进入主流期刊的视野，在各自的文本叙事中表达出更加多元的个体性精神特征。这一批青年作家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主流期刊的文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念提供了新锐气质。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经历青少年成长期的作家，如李师江、冯唐、尹丽川、丁天、金仁顺、魏微、朱文颖、盛可以、慕容雪村、刘玉栋、陈家桥、田耳、朱山坡、东君、孔亚雷、李约热、李修文、戴来、安妮宝贝、黄咏梅等依然保持引人注目的写作态势，还有一批近年引起评论界关注的“新人”，如李浩、徐则臣、乔叶、鲁敏、瓦当、王棵、次仁罗布、李骏虎、王十月、张楚、鬼金、杨遥、杨怡芬、计